

俗世與福傳：在社群中傳福音

曾繁興

「俗世」這個字彙本身蘊涵著很大的學問，要做學問非我所能，我願意在「教會與俗世」這個專題下分享我的經驗，並期望「教會與俗世」這個專題能夠為我導引出一個全新的意境，豐富我的生命。

首先我把「俗世」定義為「沒有宗教色彩的環境」，是相對於「宗教環境」的一片土地。「沒有宗教色彩的環境」，這片土地只可以存在於理念當中。過去數十年間，某些主義努力去建造沒有宗教迷信的空間，結果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事實與理念正好相反，我們生活的星球是一個具有多元化宗教思維的群體，色彩繽紛，絢麗奪目。每個人都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每個人都有責任建設自己的教會；每個人都有特別的使命廣傳自己的宗教信仰。

如今，我把「俗世」重新定義為我們正在生活中的「社群」。於是，「俗世與福傳」便被演繹成「在社群中傳福音」了。我希望藉著生活的分享，讓我貢獻自己的經驗：如何體驗「在社群中傳福音」？

全文分作兩大課題：首先分享我的初始經驗—我如何被傳了？隨即是我的後續經驗—我如何去傳？

童年時，我家在長洲。花地瑪聖母瞻禮是當地居民在太平清醮之後的一大活動。在當年，算得上是另一項宗教盛事。慶日大概是在每年的十月十三日前後的一個主日。瞻禮當日，小輪公司加開十多班專船前往長洲島朝聖。如果你有資料比較一下當年的居民人數和遊客數

量，你可能會發現遊客數量超過居民人數。每當家父與朋友談論他的鹹魚生意時，說：店舖全年的賺蝕全繫於這個盛大的節日，因為慶節那一天，到來光顧的大多是高檔的人客。一些老顧客帶來了新客之後，這些新客，日後會成為常客。全年的生意就靠這批常客去維持了。這是我對天主教會的初始認識。當時，我有一些疑惑：這些人遠道而來，把小島擠得水洩不通，為的是甚麼呢？我有莫大的興趣想知道究竟。或者，我的小朋友們會告訴我：這些遊客是去天主堂的。當年，天主教會在長洲島上所引發的福傳效果是顯著的。五、六十年代花地瑪聖母堂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居民入教，我不認為是麪粉效應。

在五、六十年代，慈幼會的修生數目實在龐大。每逢周末假期，近百名身穿羅馬袍的修生在長洲的大街小巷穿梭往還時，氣勢磅礴，一時無兩。為我而言，這是見證教會的時刻：這就是天主教了。後來，「慶禮院」創立之後，每逢周末或主日，慈幼會修院就是小朋友的樂土。許多時，修生的身旁總多了一些小朋友在圍繞著。

五零年代，長洲島還有一個重要的福傳特色。島上有一所基督教神學院，神學生每天都要上街做街頭佈道。那些穿著藍色旗袍、束著髻的姐姐們魅力十足，只要手風琴伴著「來信耶穌……」的歌聲一響，小朋友們一包括我一就會從四方八面一湧而至。大家一起唱歌、聽故事、收集寫上金句的公仔紙，快樂極了。晚上，神學生又會到碼頭去與夜市的檔攤比比高下。我獨愛這個福傳的攤檔，因為這是一處可以讓觀眾參與的地方，也是一處唯一有答案的地方。不是嗎？玩魔術的叔叔從來不會讓人知道布袋裡的雞蛋是否真的能夠變出小雞來；講故事的人每當說到最緊張的關頭總是賣欖、賣陳皮梅的。布公仔戲每場內容大同小異，也從來沒有一個結局篇。神學生姐姐們就很不相同了，她們清清楚楚地說出一個事實：想得救就要信耶穌。「信耶穌的

就請上前來，我們一起祈禱。」她們講的聖經故事晚晚新鮮，唱的歌曲輕鬆愉快。當時，藉著她們的佈道而皈依的人相信數目不小，算算當時島上新興教會的數目，便可得知。因此，當時當地，天主教會的發展與基督教會的發展可說是並駕齊驅。

我讀四年級時，學校接近聖堂。班主任鄭老師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早上，我都跟著鄭老師往花地瑪聖母堂去，參與拉丁文彌撒。後來，我也參加了要理講授班。這是我的第一輪接觸天主教會。要理講授班完成了，我沒有接受洗禮，因為父母不同意，從此就不再上教理講授班了。五年級時，我遇上一位天主教的同學，我們有共同的興趣：製作礦石收音機。這位同學住在山上，他的家附近有很多空地，可供架設一條長天的天線，以收音機的接收能力，收聽美國之音廣播節目。因此，我們常常在一起。每逢主日，我也跟隨著他到聖堂去望彌撒。中一時，我終於接受了天主教會的洗禮，並成為輔祭。不久以後，同學的家被慈幼會收購了，那間用麻石砌成的「家」至今仍然健在。我和這位同學常常以探望修生為藉口，到那裡憑弔，唏噓一番。如此這般維持了一段頗長的日子。我曾經想過，我立志要成為慈幼會的修生。縱然，大志不能竟成，但一點也不可惜，因為，主已成為我的終身良伴。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四日，我在越南興化參加了十一位執事晉陞全職靈牧聖禮（Thánh Lê Truyền Chúc Linh Mục 祝聖司鐸大典）。武輝章主教告訴我：這十一位執事等待了十年才獲政府准許晉鐸，希望很快再有下一輪晉鐸大典，有二十八位執事在輪候中，他們等了七年，尚待政府批准。北越有很多聖召，這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傳教士三百年來努力的成果。

「祝聖司鐸大典」引起全城哄動。十三日和十四日兩天，主教座堂的外圍一帶佈滿賣法國飽、賣聖相唸珠、和賣日用品的小販攤檔。鄰近的店舖爲這慶日大事舖張一番。大典的前一天，人群開始從四方八面湧至。主教府內，幼稚園裡，能夠住宿的房子全都爆滿，遲來的只好在禮台前的空地上安頓下來。我粗略計算過，在十四日參禮人數不少於一萬五千人。不少是遠道而來的，精神可嘉。

十五日，我跟隨一位新靈牧到離開興化數百公里，他的家鄉裡獻首祭，那是人跡罕見的農村。可是，當禮儀時間快到了，人群從老遠的地方徒步而至。不多久，禮台周圍已經聚集了大概有三千人吧！我望著遼闊的田野，不禁問道：人從何處來呢？

我相信，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也是一樣，宗教活動是社區盛事嘛！長洲花地瑪瞻禮，聖安多尼堂的聖母像出遊，都曾經是社區的盛事。不過舊日的境況已一去不復返了。感謝天主，時至今日，澳門的大耶穌出遊，使我們仍然可以體驗到聖儀是屬於社區的事。聖儀在社區運作，相信總會有福傳效果的。

我受洗的日期是四月五日清明節，是復活節前一天的下午。受洗當日，我破除了家族的傳統，拒絕與家人一起往大嶼山掃墓去，卻獨自留在島上領受聖洗聖事。事前，我估計是要挨受叔叔們的痛罵的了。奇怪得很，事後卻很平靜，沒有任何人向我說半句不是。正因爲這一突破，隨後幾年我的胞弟們、堂兄弟姊妹們都一一領洗皈依。連最頑固的一對叔父叔母在數年前也都接受了洗禮才回歸父家。感謝天主，他在我身上傳達了祂的美意。我的確辦到了家庭福傳。

李太是何文田海星學校（FMM 修女興辦的學校）的畢業生，她

十分懷念在校期間的生活：修女教她到聖母像面前祈禱，事事倚靠聖母、投奔聖母。李太的家境十分貧窮，小學畢業便輟學。到一家印度公司去當童工，經過多年不斷的努力學習和自修，她最終成爲一位能夠操流利英語，能夠處理公司帳目，並且善於接待顧客，懂得運作一間公司的管理人材。婚後，她離開印度公司，轉而協助丈夫創業，如今她和丈夫已經成爲富豪級的人物。她對我說過，雖然她不是天主教徒，但是熱愛聖母的心火，歷久不衰。她讓聖母常常居住在自己的心中，有困難時向聖母求助。李太的經歷可以說是富於傳奇性的，在聖母的福祐下，那是她的福氣。她快到六十歲時，忽然感覺身體上起了一些變化，立即延醫診治，可惜發覺得太遲，經已病入膏肓了。她透過寧養病房的護士通知天主教牧靈部要求洗禮。我往病房去，聽了她講述的故事後，實在義不容辭，以最短暫的時間授課，爲她施洗。她的堅強的求生意欲，特別是她對主耶穌的堅定的信賴，使她多活了近半年。最後，她向耶穌說：「我願意跟隨你，成爲你永遠的良伴。」然後安然返抵天鄉。數十年來，在教育事工上，教會是香港政府的合作伙伴。在修會學校內，修士和修女們在學生心中播下了信德的種子，只要時機成熟，隨時都可以發榮滋長，並且結出相稱的果實來。普遍地，接受過公教教育的青少年，受到耶穌基督的道德觀所影響的人到底有多少？如何統計？

在瑪麗醫院，我跟隨麥神父做牧民實習時，遇見一位七十歲的婆婆，她是個啞巴，年幼時失去說話能力，幸好她還沒有失聰，能夠聽，且聽得明白。她用手勢訴說她的可人故事。

青年時代，她在中環半山區一戶有錢人家充作女傭。每逢主日，她抱著少主，跟著主人到主教座堂去望彌撒，數十年沒有改變。她熱愛這一戶虔敬之家，她感受到主人對她的恩惠和關心，這是天主的賞

賜，給她這個有殘疾的人的特殊眷顧。她常常懷著感激之情，在聖堂裡，恆心祈禱，求天主賜福這一家人。雖然，她曾經熱切地盼望著成為天主教徒的一天，但是她一直不敢向主人表達自己要求受洗的意願。數年前，主人移居外國，她獨自留居香港，由於她身邊沒有任何親人，過去的日子她一直是依附著主人的。現在，她年事已高，加上疾病纏身，經常往還於老人院與醫院之間。她跪地懇求神父給她付洗，讓她成為天主教徒。她的感人身世，既打動了我的心，也再一次肯定了家庭中的福傳工作。

黃先生的母親是教友，當黃先生病重時，她的母親代他要求洗禮。在黃先生自己表達過願意接受洗禮後，我為這位瀕危病人施行洗禮。領洗後的黃先生對生命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由抗拒死亡而變成了願意服從。往後的日子，雖然仍需面對死亡，但是卻又輕鬆寫意。最後的一段日子，教會給與他最大的關懷，使他安詳地離開了人世，回歸父家。殯葬禮之後，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踵而來了：黃先生的兩名家人目睹黃先生在生命過程中的轉變，就在基督的呼召下參加了堂區慕道班。經過兩年的學習以後，這兩名慕道者皈依了天主。本來，她們都各自帶著自己的創傷—既有身體上的傷痛，也有心靈上的傷痛—進入教會。感謝天主，也感謝教會內的兄弟姐妹，她們在教會內得到了治癒。堂區內，兄弟姐妹的支持，使她們重新振作起來，努力前行。她們都在教會內，各自找到了適合自己投身服務的位置。她們的表現，深深地感召了另外一些家人，此後，慕道班都有這個家族的成員。

我到腦科病房去探望一名教友，她是一位年輕的女孩子，接受了腦部手術，正在康復中。我為她祈禱、送聖體、給她祝福。有一天，正當我探望這名教友的時候，同一病房，有一位病友叫小珠的跑過來，要求祝福，因為她明天要接受開腦手術。我答應了，祝福了她，

爲她祈禱，並與她做了一次面談，她安心後我才離開。手術後的小珠躺在病床上，我探望她，爲她祈禱和祝福。小珠出院後，我們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沒有再見面了。有一天，我在堂區的慕道班中發現了她。原來，她康復之後，覺得自己首要的工作就是：找到贖世主堂來感謝天主。她終於找到了，她告訴我，那一天，她呆在聖堂裡，一切都感到陌生。我們的接待員發現了她，聽取了她的故事，於是帶領她見慕道班導師，事就是這麼樣成就了。小珠接受洗禮以後，在堂區參與禮儀服務，並找到了一位心愛的男士。

在殯儀館裡，每天每夜都在舉行佈道會，殯儀館實在是福傳聖地。在殯葬禮中，參禮者是來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在此機緣下，向參禮人士展示天主教的人生觀是最好不過了；在死人面前，談論生生死死的問題，十分貼切。天主教徒如何認識死亡？家人怎樣從亡者身上取得足夠的力量繼續前行？在教會內，殯葬禮較諸佈道大會更爲頻仍，堂區能夠致力於做好殯葬禮，其效果不會亞於佈道會。

一位牧師朋友告訴我，他們的堂會議決要向天主教徒傳福音。策略是：遇有親人去世時，如果亡者是天主教徒的話，基督教徒要極力爭取在守靈的晚上由基督教牧師主持祈禱會，出殯禮儀則可交由神父去處理。表面的理由是：家人中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教徒，儀式方面，既取用基督教，也取用天主教。一半一半，十分公道。骨子裡：守夜祈禱是最佳的時機，向天主教傳達福音的訊息。

天主教和基督教合作處理一個葬禮，共同創造一個福傳的環境，這是一件好事。如果，爲了惡性競爭而作出一半一半的安排，肯定是對亡者不恭的行爲，我們要小心處理。

雖然，婚禮同樣可以視之為小型佈道會，不過，婚禮所受的掣肘（例如：時間、場地、說話內容等）較多。在這裡不作詳細的談論。不過，在混合婚姻中也是一個福傳的環境，相信天主教徒的一方很明白，且要善用這塊園地。

今天，當我們談及福傳時，很容易就聯想到舉辦大型的佈道會。可能我們受到葛培理佈道大會，萬人決志的影響。我們期望自己的教區，或者堂區，也能做到。聽說過，一個小小的福音堂，隨時都可以呼召一佰幾十人決志。於是引來豔羨的目光。老實說，我們不應太過迷戀數字遊戲，總是腳踏實地的好。

我參加過好幾屆【天梯佈道大會】的籌劃工作，堂區發動全部教友，花上整整一年去做籌備工作。在這期間，不斷地向教友宣傳，邀請自己的朋友到來參加。這樣做，本身就具備了提升教友福傳意識的作用。不宜計較付出多少？收穫多少？佈道大會結束後，總會有大量的跟進工作：召集有志者參加慕道班，及開展為期兩年的慕道班。而慕道班後還有慕道班，綿延下去。

福傳的工作既有集體創作的機會，也有個人的發展空間。在生活的群體中，每分每秒都是人與人的接觸。我自己如何去生活才是福傳的關鍵：用生命去影響生命。